

廣州人物傳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副都御史彭公

諡

僉都御史盧公

祥

按察副使陳公

政

戶部左侍郎李公

嗣

參政何公

淡

副都御史魯公

能

按察副使鄭公

敬

彭誼字景宜東莞人由邑庠生預宣德乙酉計偕爲博士弟子正統乙丑授工部司務吏有竊批上者事覺尙書

石璞欲以墨黜之誼廉得其情非墨持不可璞卒從之
且賢誼已已邊事起有旨大臣舉風憲須老成人部以
誼應陞湖廣道監察御史時王文掌院事號嚴明御史
啓事不合輒瞑目不答獨禮重誼景泰庚午南直隸澇
民有殍誼往賑濟日走數邑不憚民賴活者甚衆壬申
河決張秋隄水東趨不由道奉敕修理先是尙書璞暨
都御史王暹洪英各言方略有欲以席裹石投之者有
欲內石簾中繫絙以沉者試輒敗誼乃督役夫從旁濬
之約先畢先息不限日旣濬決水勢緩隨即塞之水復
故處漕輓通以功陞正六品俸甲戌陞大理寺丞乙亥
邊有警陞右僉都御史奉敕提督紫荆白羊倒馬等關

律將治兵恩威並著偏裨受成算每出必捷修築城堡
按古法造神臂弓守之無復敢犯復奉敕提督各關倉
糧保定等衛屯糧尋忤權貴得罪天順丁丑左遷紹興
知府民告饑卽發倉卹之或謂當上聞否且得罪誼曰
待請而發則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
命明年有秋民爭委輸不逾月而倉復盈先是郡縣官
田稅重耕者不得食而流移焉賦多逋負責歸於官輒
不滿秩去誼請計畝起耗減重增輕民便之又因暇築
白馬閘鹵壓不入溉良田若干頃歲獲穀若干斛一郡
蒙其利九載陞山東左布政使去之日蕭山民有感德
者持海味二器爲饋實金也峻卻之其人愧謝而去其

始終清謹如此居山東一載陞工部左侍郎未幾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前任者與太監總兵不相能不以邊儲爲意倉無再歲之支虜覘知之聲言先寇誼旣至獲諜者訊焉盛稱林翳騎阻糧少士饑以故無恐命斬以徇衆哀抹乃免於是反諜語之曰汝虜恃翳汝不見中國匠刻木器乎遣萬卒持之使人剗木木不崇朝可盡也芻糧又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斯山積矣汝虜何恃耶諜報虜未以爲然秋發轉邊餉實鐵嶺三萬諸衛相繼於道虜始有懼色旣乃大閱命將調發建大將旗鼓出廣寧度遼陽部次嚴整旌甲蔽野命都指揮崔勝進兵擒斬無算奪其馬匹器械輜重虜奔潰乃

依勝求哀請臣服至於再三始班帥自是遠遁不敢南者十餘年成化辛卯三月捷聞降敕獎諭癸巳統師征小黑山虜寇斬獲六十二級燒燬建州麥州等巢穴搜獲馬匹牛羊無算全軍而還讓功於下皆獲陞賞朝廷復降敕獎諭之時總督太監橫徵諸屬衛誼乃令所屬凡移文不經本院議處者皆令覆請違者以軍法從事虐焰爲之頓息邊人德之在遼凡十有一年屢有歸志章凡四上不允成化戊戌始得予告謝事歸凡二十有二年乃卒壽八十有八兩奉恩詔進階至資善大夫誼爲人外柔內剛謙以接物未嘗爲皦皦之行而人皆愛之官雖尊在鄉里惟騎一欵段或步行以自適有後進

新得官者行輒辟人見每避之笑曰此騎行故態也優

游桑梓扶筇弄孫享期頤之福爲士大夫所羨仰云

劉用

存業所撰行狀徐溥所撰墓表徐瓊所撰墓誌參修

盧祥字仲和東莞人幼多技能年三十始習舉子業往從

其兄全州訓導寬遊正統戊午遂領廣西鄉薦壬戌登

進士高等擢南京禮科給事中多所論建凡六年而丁

外艱服闋補吏科論北虜也先僭號之害劾大臣王文

項文曜等奸惡爲人所畏憚未幾以言事謫山西蒲州

判官慷慨就任以下僚自處或諗之則曰吾固素位而

行也天順改元召爲禮科都給事中章疏剴切多見聽

納戊寅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尋以內艱歸甲申補順天

府丞其冬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至則嚴武
備肅綱紀明賞罰屢平虜寇朝廷有白金文綺之賜議
者欲進其秩宿與銓部有憾遂爲所沮因以書抵其外
甥祁順思求退休順答曰昔人謂使營菟裘吾將老焉
論者有猶豫留時之誚舅何爲而不早決也丁亥冬得
謝歸明年五月卒年六十六祥以氣節自高性寡合與
同官林聰獨厚凡所獻納必協力成之故其名稱亦相
頡頏云祥嘗學春秋於安福吳節教其子士廉從子皐
鵬調俊皆預賓興由是邑子之學春秋者益盛所著奏
疏詩文號行素集藏於家

用東莞志與
川集參修

陳政字宣之世家番禺之沙村生而秀穎六月能言三四

齡時客有以三人聚話命之對者應聲曰四皓同遊客
大奇之七歲父恩教之大學中庸過口卽成誦十五能
文詞有理致力學修省不少懈嘗作自訟文以警勵曰
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夫子以君子
稱之予生也晚然大馬之齒日加長矣靜而思之此心
既往之非奚啻伯玉也邪夫子嘗曰吾未見能見其過
而內自訟者因櫟括成篇以見意固非敢以聖人所未
嘗見者自居也雖然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之謂
旣曰自訟矣奚庸於辭蓋自訟而藉心聲以發之庶或
可以備規鑑存觀省以示不忘焉爾其辭曰民之初生
曰自天君者傳國有宋應乎人火遂以火德通於天下

粵若元默涪灘之歲招搖指乎析木時天君凝神乎虛
靈之宮遊息於三池之澳旣而正中位闢九門宣玉音
降絲綸將以咨詢乎庶職慶讓乎百官乃命蒙擢職司
觀察別枉直於疑似辯是非於毫髮明命赫然其敢或
違眈私瞽色法有攸規乃命穰埒職司典樂遵放鄭之
舊章宗在齊之正學誘知化物類乃非經敢噉聰德厥
有常刑申命卿瓊納言是職戒朶頤之貪饕絕讒邪之
罔極務鼎鑠之調和庶斯言之靡食申命伯欽屏息在
公歆至德之馨香斷惡臭之靡容惟鮑魚之時遠爰芝
蘭之必從分命叔擢爲執金吾衛彼兇邪以固中都操
持恭止輕舉靡圖分命子躋爲大行人奔走王事蹢蹢

循循惟容斯重罔情其身六命旣敷百官懔懔懲旣往
之過愆省平居之得失僉謀旣協衆允若一爾乃推卿
樓而進言於天君曰仄聞體元居正君之極也循理奉
公臣之翼也風行而草偃表端而影直未有上克盡而
下不職也今君衆欲交拏百慮紛紜羣疑襞積諸妄因
循或荒於嬉則馳慕乎鴻鵠之將至或湎於酒則汨澆
乎水鑑之天真羣下效尤厥咎惟均故袞職之不修則
無異於下臣於是天君瞿然若失勃然改容爰省前爲
以圖厥終葆真毓和端一虛冲秉詩之塞淵戒易之憧
憧一真自如萬事由中於是乎正位凝命如初火德復
興百官從令提學僉事彭琉見之曰此治潛心孔孟者

也亟稱重之正統辛酉以詩經發解第一是年瓊山邱
濬銳意首選二場後請誦所作驚曰解元屬之子矣吾
輸子一籌耳遂不終場而去揭榜果然明年中春官乙
榜未就卒業太學祭酒李時勉試之曰異材也命與大
下文學之士商輅等四十八人讀書於尊經閣下自是
所造日深連遭內外艱閉戶藏修不樂仕進家居凡八
年以五經教授從之者先後幾千人多知名者有司屢
勸駕乃改治周易登景泰甲戌進士選爲翰林庶吉士
邱濬時爲同年亦在選每見所作必推服嘗與修寰宇
通志書成拜湖廣道監察御史繩愆糾謬務存大體嘗
疏敬天勤民十事人服其敢言尋奉璽書提督北直隸

學校立教條十五事設簿書以稽學者勤惰隨其資質高下而成就之大都以德行爲本文藝爲末未嘗輕易棄人故學者咸懷其德閱九載郡邑諸生交章奏保特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如故蓋前此所未有也先是積歲糧餉不敷庠序廩米折半支鈔奏言京師首善之地當以培養人才爲先不宜吝惜小費詔復舊典士益激昂久之京堂官缺吏部侍郎尹旻召飲指案閒犀帶示意政對曰腰金恆愧非據敢溢涯分乎旻遽曰君言是也遂不果用成化丁亥上疏請追崇孔子謂當易大成之號以洗胡元之陋復元聖之稱以正宋人避諱之失用示一代崇道盛典會議者加詆斥寢其疏不

行是歲改雲南按察司副使至則繩武弁之尤無良者
數人修舉憲度張弛有道民夷安之甲午獻績之京至
湖湘邁疾還番禺治療逾二載卒年五十有九政爲人
資性淳雅學殖該博存心忠厚不言人過孝友信義之
聲洽於鄉黨廣之薦紳謂可以託妻寄子者政一人而
已御史古雄高宗本嘗曰政之所以異於人者非鼓以
智術銜以奇巧挾以勢力也亦不過平其心易其氣宏
其德坦然行所無事而已至於人以文叩之則以文應
以道誼叩之則以道誼應以政事叩之則以政事應此
政之所以異於人也族人陳道亦稱其造詣深遠踐履
篤實風力所至足以摧奸回教法所施足以啓後進云

道徙家盱眙累官戶部尙書道孚大章至太僕寺卿

東

井貞應集李嗣所撰
行狀陳氏家譜參修

贊曰成化末建議者請尊孔子爲廣運帝盡去舊號朝
旨不行然不以爲非夫孔子之聖固無待於追崇然所
謂洗胡元之陋正宋人避諱之失則正名意也詆斥之
逢豈其命歟先大父長樂府君稱陳憲副之賢不容口
且曰吾從之遊最久溫乎其外粹乎其中表裏渾然猶
一日也長於自修而短於徼名故或毀方而瓦合噫紀
之甌夏之璜旣櫝且瘞輝於斗極君子豈能自掩其善
哉記不云乎苟有其言必聞其聲苟有其車必見其式
李嗣字克承南海人性端謹質幹魁梧年十三有司羅爲

邑庠生氣蓋時輩識者知其偉器中景泰甲戌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以清勤知名嘗催督南畿江西積欠輸賦不勞而集乃奏增大臣一員專董其事遂爲例晉署郎中事時五城兵馬司妄奏房鈔都稅司侵尅公課蠹政戾民參提兩正其罪士民快之尙書張鳳推重之曰公輔才也欲薦代已會鳳卒遂不果尋實授郎中階奉政大夫再貤恩父母出知金華府下車之始供億豐腆一無所受適行鄉飲酒禮有司設主席殺核視賓十倍遽命撤之由是吏民知風指終嗣任不敢干以私郡俗婚嫁論財生次女卽淹殺之雖富家亦然嗣嚴其禁使資送無得過制其俗漸革舉女者必字以李云慨教化

不明乃奏立正學書院祀先儒王何金許四賢重修呂東萊張南軒朱考亭會講麗澤書院俾郡人知所向慕治地僻遠民苦賦役奏請割三郡近地設湯谿縣隸本府以便之儲賦浩繁邑里多逋竄者乃爲手券貸諸富室以紓其困民情安堵士風丕變治行爲江浙諸郡之冠壬辰入覲與黃州守並課優等誥命旌異授中憲大夫卽遷浙江右參政尋轉左修築長堤以禦紹興寧波海漲二郡民永賴其利又上軍政數十事蒙允轉行諸省晉福建右布政使一時寮案多鄉人居常和衷相與臨事則凜不可犯閩士稱其公明播諸謠頌漳州有狂生得幻術醉後能人役草木邑吏上變藩臬議舉兵嗣

曰計之是激其反爾單車往其家命縛以歸一省帖然
尋轉左布政使辛丑入覲如京師道經金華民爭迓之
攀轅涕泣不忍舍其丐御史淮南蔣誼爲文刻石路左
以昭功德癸卯遭內艱守制於家適蘇松多事奪情起
嗣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往巡撫焉首陳事宜降敕嘉
獎所至百廢具興居無何召還授戶部右侍郎丁未廷
試預讀卷會上太皇太后徽號賜恩階嘉議大夫贈祖
父父如已官祖妣妣暨妻皆淑人孝宗卽位力疏休致
優詔不許尋轉左侍郎會本部有言兩淮鹽法不舉虧
損邊儲者奉璽書督視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行悉
心羣務遂感疾卽上章乞歸得旨乘傳還第俟瘳起用

宏治甲寅卒年六十有九訃聞賜葬祭嗣爲人孝友器
量宏重見義敢爲遇事有斷居官三十餘年田園無所
營增歿之日衣篋中惟白金十兩而已登第後祖業盡
與兄弟俸餘必以均宗黨有司請大其居力辭之遭內
艱自任抵家官司多致祭禮贐金動以千兩毫釐無所
取巡撫蘇松時約束家人無得外接富民賄隸請見其
子嗣聞之卽遣之還廣其廉介如此鄉評謂始終有守
者必曰李都憲何中美二人嗣別號介軒有子辰以蔭
爲國子生

用何淡所撰
墓誌銘修

贊曰嗟乎貪夫徇財烈士徇名余嘗悼夫世之徇財者
之衆而徇名者何少也前數十載吾廣士夫多以富爲

諱爭自洒濯以免公議及余接世務以來聞人仕衆必問曰好衙門否問人退衆必問曰有收拾否且耀金珠廣田宅以驕里閭者世不以爲過也夫勢大則用奢父驕則子汰卒之顛覆而後知財爲禍梯亦已晚矣李嗣之名乃今知之爲其廉也居官廉故蒞事公蒞事公故民愛敬民愛敬故功業昭功業昭故修名立修名立然後仁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信哉富貴之不審貧賤之不安往往陷溺其本心雖謂之不仁可也

何淡字中美順德人天順丁丑進士除知山東濱州州古渤海素難治蝗旱久且多無名之徵淡至以勸相耕農爲首務定糧役料物以貧富爲差書爲由帖預給之聽

以粟麥布絹通融折納其病民者一切罷之及期不待督責而輸賦集暇取呂氏鄉約教民榜每鄉慎選老人親爲演說大義使訓其閭里按季查考民以惡聞則召其鄉老泣謂之曰吾不能化若與若不能化鄉其罪一也然吾則罪首也民苟三犯吾當自劾求退於若何如各慙謝而去訟爲之稀例得皂隸馬夫折薪錢悉移應公務乃新學宮修禮器延聘師儒聚民之秀者日夕教之初士習鄙悍解額荒甚自是科第煥赫甲於他州都御史賈正巡撫至濱疏治績請書姓名於御屏遇兩京堂上員缺量加擢以爲世勵有旨旌異給與誥命會丁內艱去士庶爭哭而留之憐其清苦乃醵錢二十萬相

與議曰我公素不受人贈踰境其受乎付鄉老余良睠
輿至臨清致贐淡正色卻之良勝負還散於衆不匿一
錢蓋化於淡也後貌淡像祀諸龔遂祠至今事之服闋
陞工部虞衡員外郎把總匠通內府爲奸利莫可誰何
皆揭令禁之奄人請托不行自是工匠始免害陞湖廣
漢陽知府郢多魚利民爭訐又爲親藩所擾悉奏革之
教民力農爲築陂堰使時灌溉節浮費以給民耕牛穀
種民始不憚江右布商羣來誘民取倍息因之興訟相
仇殺痛繩之民始有寧居尤重學校所教髦士多取科
甲前此未有也歷九年未嘗一介取於民子弟欲役輿
皂則呵之曰汝亦官邪終任雖里胥亦亡一犯脏者民

歌之曰何大守築漢陂饑得食寒得衣陞貴州左參政
時生熟苗相攻郡縣騷然巡撫集議用兵淡請招之不
從用兵未晚會朝命下如淡言巡撫卽檄淡往淡單騎
深入諭以威德遂釋甲返故土以萬計尋以親老累抗
疏乞歸得允時年才五十餘與從弟副都御史經內弟
參政李聰同時致仕人訝以爲難淡居官三十年俸祿
恆以助公費家產無所增貧至不舉火自處晏如也暇
惟課僕種園蔬以自娛知縣吳廷舉稱爲吳隱之流亞
分俸調之東所張詡贈之以詩謂其清奪粵江水云卒
年七十五

川潘洪所
撰行狀修

魯能字千之新會人其先自涇來隸千戶所尺籍景泰甲

戊進士除南京戶部主事丁內艱服闋改北京戶部尋
擢員外郎進郎中歷任逾十年司無滯事尙書牟富楊
鼎咸重其才時部官至正郎者多拜布政及參政能年
深乃得陝西參議或以爲惜笑曰人臣當務盡職豈暇
計資級哉成化戊戌進右參政庚子進右布政使辛丑
轉左八年之間四遷關陝重地三面臨邊塞巡撫都御
史四人總戎大將四人其他監軍參將之類又十餘人
屯聚戎馬十數萬控制荒迤糧餉百需皆取給於藩司
又值邊陲多事內地水旱相仍能爲佐貳時日事巡歷
凡西北山川阨塞屯堡要害儲峙多寡兵馬強弱將士
堅脆皆心憶而口數之旣總司事不暇躬蒞慨然謂僚

佐曰陝西沿邊數千里屯重兵之所其大者寧夏榆林甘肅其他若岷洮諸處營寨北禦韃靼西接羌戎外地有生蕃內地有熟羌禦制之備雖在乎武將然軍儲馬秣則出乎民也苟非豫爲會計一旦臨事吾知其誰措手也乃市近司地以易參議宅創爲會計堂凡錢穀出納條例簿籍咸度其中每歲夏秋當徵稅糧時會議於此稽考一歲之所出入因登耗以加減量遠近以分派而凡藩封祿米亦均節之自是邊儲有備而民力不困戶部每歲所給糴米銀數十萬兩舊多乾沒於權要能惟估直分糴升合無或虧者其弊遂革甲辰關內大饑民至相食公私罄竭計無所出朝遣大臣賑濟行一切

權宜之政能隨事裨補凡古今救荒之策舉行殆盡由是多所存活雖間至死不怨而一方卒賴以無虞者能之力也癸卯述職至京考爲天下方伯之最明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璽書巡撫甘肅仍支二品俸時父已年近九十矣遣家屬南歸侍養獨攜一僕自隨甫下車卽嚴閱部伍補剔利弊爲合行事宜凡十日新號令曰謹練習曰修城堡曰明賞罰曰覈功實曰抑虛詐曰恤孤寡曰稽積儲曰行賑貸曰撫蕃落行下之日軍民驩呼載道咸曰數十年無此也自此朝廷可無西顧之憂矣閱三月而父訃至軍民相率赴闕乞留而不可得時制凡守邊大臣有故非得代不許擅離能以墨衰從

事摧毀勞劬形神瘠耗代者乘傳至而疾已大作歸至會府而卒年五十有八上深悼惜遣官諭祭命有司治塋域能爲人溫厚坦易慎交遊口不道人過失至論公事則執定見侃侃不同歷官久甘嗜淡素如布衣時

用名

臣琬琰錄瓊臺類稿參修

鄭敬字德聚東莞人少秀異明敏讀書雖易於記憶然每誦必百遍乃止夜誦非三鼓不休取正統壬戌進士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尋改道江西廉介自持曹無滯牒同官憚之六載陞江西按察司僉事改河南雲南滿考將之京土會知其行李蕭索循故習贐以兼金異貨家人或勸之受則大怒叱之曰我司風紀二十年享有

常祿猶懼弗稱况敢暗昧改節以欺天平成化丙戌陞
山東副使食少事煩方踰四袞而髮盡白卽自陳致仕
歸卒於家年五十八其卒也幾無以爲斂人皆稱之

莞志雲出
集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五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翰林院檢討陳公獻章

布政使祁公順

府同知吳公濬

知府張公璜陳公晟

監察御史余公統

按察僉事何公濬

都察院都事袁公仕昇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所居村曰白沙世因稱爲白沙先生弱冠遊邑庠工舉子業正統丁卯領鄉薦第九人戊

辰辛未兩赴禮闈下第聞臨川吳與弼名遂從之遊受業歸暇日或與門徒習射於野未幾流言四起時學士錢溥謫順德雅重之勸之北上遂復遊太學祭酒邢讓使和此日不再得詩驚曰龜山不如也由是名振京師歷事吏部日抱案牘與羣吏雜立廳事下不少休侍郎尹旻聞而賢之成化己丑復下第旣歸遂不復出矣四方從學者日益衆天下日益聞其名江西布政使陳煒修復白鹿洞書院走書幣聘爲山長使爲士子師報書謝不往壬寅廣東布政使彭韶薦諸朝曰臣等自度才德不及獻章萬萬猶且叨食厚祿顧於獻章醇儒反未及見用恐國家坐失爲善之寶請以聘吳與弼故事起

之有旨命有司以禮勸駕獻章以母老且久病辭巡撫
都御史朱英懼其終不起也且題薦末云臣已趣獻章
就道矣因曰先生萬一遲遲其行則如予誑君何乃起
至京師朝廷用故事敕吏部考試會疾上疏略曰臣累
染虛弱自汗等疾又有老母朝夕侍養不能赴部聽選
成化十五年以來左布政使彭韶右都御史朱英前後
具本薦臣堪充任使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趣令起程
臣以舊疾未平母年加老未能輒行府縣官吏承行文
書日夕催迫不免強起就道而沿途病發隨地問醫扶
衰補羸僅不大憊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朝見乃
以久勞道路前疾復作日復一日病勢轉增耳鳴痰壅

面黃頭暈視昔所染無慮數倍衆目所覩不敢自誣又於八月二十二日得男陳景暘書報臣母別臣以來憂念成病寒熱迭作痰氣交攻待臣南歸以日爲歲臣病中得此神魂飛喪仰思君命俯念親情展轉鬱結終夜不寐臣之愚迷實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然於君臣之義知之久矣伏惟我國家教育生成之恩陛下甄錄收採不遺卑賤之德至深至厚於此而不速就以圖報稱於萬一非其情有甚不能已者孰敢驚虛名飾虛讓趨起進卻於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哉臣所以一領鄉書三試禮部承部檄而就道聞君命而驚心者正以此也緣臣父陳琮年二十七而棄養臣

母年二十四而寡居臣遺腹之子也方臣幼時無歲不病至於九齡以乳代哺非母之仁臣委於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子母之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愛臣之深者也臣於母恩無以爲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爲府縣所白已蒙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也顧臣母以貧賤蚤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爲而力不逮雖欲效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惜哉臣所以日夜憂懃欲處

而未能者又以此也夫內無攻心之疾則外不見從事之難上有至仁之君則下多曲全之士惟陛下以大孝化天下以至誠體萬物海宇之內無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者則臣之微亦豈敢終有所避而不自盡哉伏望聖明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己之念乞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痊愈仍前赴部以聽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賜臣感恩益厚圖報益深雖死於道路無所復辭矣疏上明日授翰林院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蓋異數也獻章以表謝而歸家居作詩談道自樂歲有薦辟皆援詔不行宏治庚申卒年七十有三提

學僉事宋端儀祀之於仰高祠獻章孝友和易以道學
見知於時歸自臨川閉戶讀書徹夜不寐少困則以水
沃其足久之乃歎曰夫學貴乎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博
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與我能相
涉乎遂築一臺名春陽日靜坐其中足不出閫外者數
年久之又以爲苟欲靜則非靜矣於是隨動靜以施其
功嘗有詩答張元禎曰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眇哉
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至無有
至近至遠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緘藏極淵泉吾能握其
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
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

失毫釐閒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其訓學者則曰去耳曰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又曰不離乎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妙蓋其所自得者在此一時縉紳爭先見之雖中官緇流蕃夷商賈接之盡得其歡心爲小廬山書屋以待學者御史熊達爲之建嘉會樓凡致禮於其廬暨從之遊者日館穀之不計其囊之罄也器物極美者人有欲意卽畀之無吝色嘗受知於修撰羅倫御史袁道經歷張黻於其沒也皆服緦三月慕先哲崔清獻公之爲人懸畫像朝夕事之如師崖山大忠祠慈元廟之建也皆獻章創其議其仗義愛人往往如此故雖小人女子亦皆知其名爲詩清勁有法與江浦莊景齊

名世稱陳莊嘗束茅代筆人爭效之謂之茅筆字有集
二十卷行於世其弟子知名者遼東賀欽嘉魚李承箕
南海張詡增城湛雨東莞林光

用名臣琬琰錄張詡所撰行狀修

邢順字致和東莞人天順庚辰進士大廷之對傳者謂當
舉首以其姓名近御諱於傳臚弗便也乃抑置第二甲
第二授兵部主事巡山海關有廉稱代歸轉戶部督餉
臨清陞員外郎郎中成化乙未建儲賜一品服使朝鮮
關人故集土兵千餘土物萬計從而貿易乃悉屏斥惟
疋騎從自就館至旋旆凡輿馬金繒聲伎之奉一切麾
卻三韓君臣相顧駭異爲築卻金亭刻使東稿二冊以
獻未幾陞江西左參政三載以註誤左遷貴州石阡府

知府其地僻陋至則謹斥堠開屯田廣儲蓄流散日復土人素不知學自開郡來無貢舉乃興集儒生親爲講授數歲而擢科者數人宏治癸丑陞山西右參政乙卯陞福建右布政使尋轉江西左布政使撫按交章論薦王恕在吏部亦疏引之內閣邱濬劉健順知已也皆欲薦順順未嘗念動辭以書甚力其平生遂問學持大體心無一私人亦不敢干以私用公帑如已物一毫不妄費在江西積金數千將易簀聞人言可私爲歸計者卽戒其妻子曰若私此金吾目必不瞑矣寧歸而餓死可也乃悉歸於公而分毫不與焉卒年六十四所著有吳川集四十五卷冷庵翠渠倡和集各一卷寶安雜詠一

卷使東稿十卷子敏宏治壬戌進士累官戶部郎中清

約有父風孜敕鄉貢進士

用東莞志吳川集參修

吳澹字源深增城之石灘人天順丁丑進士知弋陽縣清
正勤愼民感其惠巡按御史陳選按邑察其操守廉潔
政事平恕乃上章薦澹有曰律已以廉撫民以惠學校
興而農桑勸賦役均而詞訟簡賑饑革弊下民悅服刻
聞朝廷給敕褒封其父母澹爲人端謹視篆斷獄未嘗
左右顧人或問弋陽婦髻何似澹不識也陞饒州府同
知清操愈厲未幾卒於官其去弋陽之日民懷其惠相
與塑像於學宮之奎星樓以報祀之其爲政也清而不
矯惠而不費蓋有古循良之風焉性喜吟詠自號雙白

居士以梅雪言也集數卷藏於家

用廣州志修

張璜陳晟俱番禺人璜字德潤威儀山立見者起敬天順丁丑進士累官戶部主事郎中知撫漳潯三郡撫爲江南大都民繁物阜頗稱難治璜在任能清詞狀輕引錢抑豪右制奸吏不徇私謁有兄弟爭田者當路怙其重名久不能斷璜一言定之有寄籍治內者前官憚其勢位莫敢差發璜處之以公屬邑鄉豪殺人繫獄資緣貴要請囑百端而不爲之動卒正其罪他如詭立戶計苟免科徵隱瞞丁口影脫軍匠與夫曹屬糧里交通富民虐害良善吞併窮苦等弊革去幾盡而文學聿興士風丕變故鄰境大旱連年饑殍盈道獨撫少豐成化三四

年間境內野蠶成繭士民以爲德化所致形於歌頌撫人謂近守土者惟閩漳王昇和易足嘉祥符王宇清峻可尙瓚能兼有而文學過之成化十年守漳州是秋洪水百姓淹沒發舟奔救活數百人給衣食周財物亡者設奠招魂以弔繼值旱災祈禱霽足增學館免負租修南橋闢港道皆有利於民至於士子專經延他經以博人材鄉飲苟簡考禮燕耆碩以淳風化漳民得免魚鱉者爲立功德碑最後守潯州不能徇時卽罷歸晟字美宣少孤貧郡人鍾定者鞠之爲子冒其姓舉天順壬午解首成化丙戌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將授官抗疏自言本陳則恭子定雖教育恩踰所生然天性之親不可

遺也况五喪未舉已二十年苟授一官義當致身終無
葬日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將焉用之陳請復姓歸葬詞
甚哀惻上報可遂南歸事定孝敬備至未嘗敢言後定
知之大詬晨衣冠請杖定杖至流血終不敢起定亦感
悟相與如初後拜戶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俊名爲朝
宁推重出知雲南臨安府剖斷如流夷獍服省冗費
至萬兩黔國公不說索歲饋晨執其使囚之懇請乃免
自是無敢干以私者未幾卒於任百姓夷酋爭護其喪
歸廣州比其遠也哭之哀如始喪時蓋感之深也晨爲
人最篤倫理其妻黃氏鍾之義女也登薦時猶未配富
家欲妻之卽謝絕其人比黃死哀慟有句云怪殺夭桃

勝人世落花猶得再逢春聞者墮淚晟博學敏於文詞
詩尤工論古今最有鑒識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云陳
獻章稱重之謂爲詩人之冠瓚亦詞翰如流筆札尤爲
精絕獻章謂與晟當並傳世又嘗曰人謂張傲張非傲
者也瓚子詔甲辰進士戶部主事今養高於家晟後無
聞者以故家集與行蹟多不傳焉瓚所著有兩山稿

臣琬琰錄厓

山新志參修

余統字承之新會人成化丙戌進士爲行人擢南京監察
御史上疏乞均用才以勵官守折奔競以通選法糴陳
糧以便軍餉併殘伍以省冗員禁宿弊以革奸吏修國
學以崇文教前後奏疏數千言皆一時之急務也年五

十餘卒於官卒時猶諄諄念國事云鄉人至今稱之

用新

會志
修

何澥字源清東莞人成化壬辰進士授松江府推官明允
清慎門無私謁知府王衡贈詩有曰關門其惜寒儒苦
斷獄爭誇老吏明累經旌異陞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
一終四川按察司僉事軫念民瘼巡歷僻阻遂卒於官澥
平生好學務純實處事不苟非其義也一介無所取與
所至以廉慎稱

用東莞志松
江志參修

袁仕鳳字彥祥東莞人成化乙未進士初授江西廣昌知
縣廉介風厲擿伏如神扶弱鋤強奸黨爲之褫魄寧都
人有侵漁者斂迹而去其見義勇爲上司不能抗抑也

民歌之曰袁太宰真男子鋤擊豪強貧撫字吾今求古
人中惟有董宣能似此撫按以其才堪治劇保知萬安
縣民聞風畏之及視事愛民如子惟恐或傷薄於自奉
而厚以恤民臨事必務平心易氣而後斷之故每一事
行下必帖然服其視廣昌政體微不同蓋寬猛之宜也
期年吏部行取至京當得科道以無內援乃陟都察院
都事尋卒於官喪經萬安民爭祭賻之舟至不能容今
去任數十年矣二縣人思之真如父母云

修參

用吉安志建
昌志東莞志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六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七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忠義

宋摧鋒軍將黃公俊

宋贈州判伍公隆起

宋義士熊公飛

贈兵馬指揮關公敏

義士張公仲賢

禮部郎中陳公敬

惟君用厥明以任人惟臣自獻厥身以事君悉心圖功
乃能善治適與變遇則忠義之臣出君亦不失乎令名

非此道也天下其無邦矣是故君寄我以宗社宗社亡則死之託我以孤孤存則存亡則死之任我以郡邑城不守則死之責我以言以諫受罪則死之任我以軍旅兵敗則死之如不見知猶思死難夫是之謂能獻身之臣爲宗社而任人則求能死宗社之士爲托孤而任人則求能死孤之士爲郡邑而任人則求能死郡邑之士爲言責而任人則求能死諫之士爲軍旅而任人則求能死戰之士夫是之謂明於任人之君君綦於明臣綦於忠天地之義也禮之經也吾廣郡志宋南渡後始有成書然忠義之臣未之或聞也諦觀往牒於通志略得洗勁者曰勁南海人死義於晉於通鑑長編得植廷曉

者曰廷曉爲劉張大將與郭崇岳禦潘美崇岳無謀勇
唯日禱於鬼神廷曉領前鋒力戰而死廷曉死而張亡
嗚呼可不謂烈丈夫哉惜也得其姓名而不詳其事得
其事而不詳其邑里修郡志者之過也考諸姓氏書曰
覃曰關曰植曰洗皆南越望姓二人者必出吾廣然猶
不敢遽收錄焉何則疑以傳疑故也今入傳者六人非
編氓則商宦矣謂之死郡邑死戰則可而死宗社死孤
死諫諍之士則未之有也傳曰杜厲不知而死難狼睥
受黜以奔師又曰平時無犯顏之士則臨難無死義之
臣由前吾以爲先哲頌由後以望於續斯傳者焉

黃俊南海人沉重有謀宋末爲摧鋒軍將性剛毅不能隨

時俯仰見上司指畫兵事語纔連不少休每所主持堅不肯回或沮之而卒如所言由是知名每自詫曰鐵骨稜稜吾豈凡子邪會當爲國家作黑虎臣耳德祐二年元兵陷臨安廣東經略使徐直諒遣人赴隆興納款元會阿里海牙呂師夔亦來徇廣州未幾益王卽位直諒乃遣權提刑郡人李性道領摧鋒軍及水軍往拒元所遣將黃世雄等摧鋒軍俊與陳實爲之將水軍則謝賢爲將兵號二萬後察實賢無忠憤心會晤間每日奇男子當斬虜取侯王勿躡虜作兒女憐韓世忠岳武穆吾等儕也至石門遙望虜騎擁山寨川性道大恐俊進曰俊觀虜衆部伍未整分兵爲兩翼登途遶其後擊之可

以得志性道不從艤舟岸許不戰旣而虜結陣成列鼓
躁而前俊奮身大呼率眾迎敵力戰實等退縮不爲之
援遂敗績奔還直諒聞之宵遁元黃世雄等遂陷廣州
授性道實賢官俊拒不授實賢等共殺俊俊慢罵死之
東莞人熊飛先爲世雄脇守潮惠二州聞制置使趙潛
集義勇討世雄等飛卽應潛世雄度不可守乃出走飛
兵至廣州性道出迎謁飛執之後十日潛與轉運副使
趙淇至次日安撫方興至索陳實謝賢告俊斬之并戮
性道廣人萬口稱快憐俊忠共厚葬之

用崖山新志廣
州志彭森所撰

傳參
修

伍隆起新會人三世仕宋高祖珣高宗朝爲嶺南第十三

將守南恩州卒於官子朝凱擇新會之文章里居焉生子之才之才仕至陽春尉之才生天麟官龍井場提幹天麟生隆起值宋季世帝昺舟次崖山隆起以祖父三世受祿於宋非死不能報於是率鄉民爲義兵捍衛且貢米七十石先是元元帥張宏範已入廣州民咸附之隆起力戰累日不沮潛爲其下謝文子所殺以其首降元丞相陸秀夫遣人收遺骸以木刻首續之葬於文逕口山後秀夫生募得文子戮之祭隆起之墓故今人猶名其墳爲釘頭墳村爲釘頭村云大忠祠成祀隆起於東廡題曰宋義士贈州判伍隆起位蓋當時所贈官也

用崖山志新
會志參修

熊飛東莞人有武略善騎射宋末勤王聞右丞相文天祥
師出江西率兵往隸麾下爲元將黃世雄所扼絕欲脅
之降飛陽爲世雄守惠潮二州世雄疑之謀殺飛飛以
舟師遁還東莞舉兵應趙潛世雄遣姚文虎追之至榴
花村飛勒陣斬之盡殲其兵世雄懼拉梁雄飛等出走
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與飛會入廣州執李性道數
其罪而囚之遂復廣州飛以性道逆節甚明乃沒性道
家焚其居是年景炎改元之六月也元呂師夔張榮實
入梅嶺十月潛遣飛與逢龍禦之尋使將校劉自立守
韶州逢龍戰死於南雄飛退師還韶師夔等至飛守城
力戰自立叛以城降飛巷戰敗績赴水死

用廣州志崖
山新志參修

關敏南海黃連里人至正末豪民各分據鄉土敏亦舉義獨奉約束不同於亂屯聚保境縣賴以安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駐兵於廣敏舉全城歸附民悉復業惟龍潭未平敏率鄉民爲之嚮導擒獲蘇世祿等首從以百餘計永忠賞其功授署巡檢後爲餘寇所憾攻陷其鄉敏死於賊一門被害者二十餘人有司憫其死事旌所居曰表忠里永忠更曰忠義鄉構忠義亭以表之優復徭役二年永忠以其事上朝廷錫以誥命褒贈之仍命有司立廟歲時致祭郡人孫贊記其事曰元季不造土酋割險角起爲寇南海關敏氏以義勇戍土保民死於事洪武紀元春征南大將軍廖公行師納降討叛開

拓疆宇征南公以其忠義其實聞於朝奉敕贈敦武校尉兵馬司副指揮立祠以每歲秋九月祀之命下郡守徐公親督其事再閱月而廟成報其忠也其有關於名教亦大矣贊既述其事復爲詞以展侯之忠義云詞曰風英英兮龍堂海竄影兮雲流芳蜀椒佩兮越紵裳中牢殺兮交桂漿新宮峩峩兮侯故鄉侯船來遲兮我心傷忠零連兮旣展困羣氛兮未遠采青菱兮驚波延素月兮烟苑以身易名兮樹此孤蹇哀如飄風兮山宿之顯枇杷青兮金斗黃千秋萬夏兮侯食此邦雲旌旗兮雨干將祐正直兮誅姦狂臯歸乎來兮噫侯可忘

用廣州志

順德志西庵集參修

張仲賢南海人少剛果涉獵書史見義勇爲洪武初同關敏破龍潭餘賊敏死仲賢力戰獲免洪武十四年東莞湛采賊曹真聚眾構逆朝廷遣南雄侯趙庸總兵往討命仲賢率民兵先爲嚮導仲賢駕舟設機先進奪其港口摧賊前鋒由是官軍戰艦乘潮繼至賊眾大潰庸愛其勇壯復遣仲賢率眾援東莞舟經海口賊憚其驍勇悉眾攻之力戰暮死之賊爲仲賢殺傷者亦數百人賊旣平後庸嘉歎其忠不已泊藩閫皆遣祭以慰其死時賊帥蘇友興真部屬也勢亦猖獗番禺人蘇孟昭增城人湛懷德陳仲光捍禦之有功且保其鄉里使不陷於賊賊平皆得免於謫戍鄉人至今感其德其知勇足尙

云又梁曾甫者南海之泮浦人也智勇絕人元至正間
舉江西行省授番禺沙灣巡檢尋遭寇起鄉人詣藩臬
舉曾甫有可倚之才曾甫得檄乃據形勝立排柵流逋
四歸於是發所蓄以給之不足則以已田稱貸於同鄉
富室黎仲達輩取穀以繼之寇至則并力禦寇寇退則
各事生業鄉人賴以安賊使人說曾甫降曾甫怒斬之
賊率眾攻曾甫遂遇害鄉人立廟祀之謂之忠義祠

州志順德
志參修

陳敬者世家增城之石灘洪武十四年以賢良舉授禮部
主客司郎中遇事剛果敢爲人多忌之以事左遷雲南
曲靖府幕官尋署劍川州事劍川鄰寇竊發來攻州城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七
敬不欲爲偷生計親率壯士禦之衆寡不敵其下欲退
敬瞑目大罵賈勇前進遂力戰而死軍民咸聚哭賻焉
事聞命有司恤其喪

用吳川集廣州志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七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八

香山黃佐才伯撰

嶺南遺書

孝友

晉孝子黃公舒

宋孝子韓公經

宋孝子張公道真

宋孝子阮公與子

元孝子陳公韶孫

孝子單公仲升

孝子梁公孟祥

義士梁公惠生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八

義士譚公

漢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敎萬民而賓興之其二曰六行以孝友爲先以鄉八刑糾萬民首之以不孝之刑而不睦不嫺不弟次焉夫親親天性也倫理大經也雖成周之治猶留意於勸懲人紀之修嗟哉難矣去古日遠習俗日漓苟以孝友聞者余不敢以責備作孝友傳

黃舒東莞人事親至孝家貧力業以供滫瀡當奉養時雖盛暑未嘗脫冠帶其所頤指雖千里之外往焉而不以爲難人以其善養志以純孝稱之後父卒皇皇如欲無生躬自負土爲墳以葬結屋廬其側藉苫以居深野無人豺狼左右號而舒安之每夜寒月號哭聲飄蕭出林

薄隨悲風遠聞人爲泣下卻酒肉弗御日進淖糜一盂
久之形容枯槁人勸其還哭而弗答母喪亦如之間巷
謂舒生能致養歿能致哀皆曰今之曾參也有司奏旌
其門因曰其居曰參里里之旁有山岑蔚可愛舊未有
名亦以舒故遂稱曰參里山宋沈懷遠南越志載舒事
謂不讓古人云

用廣州志南越志藝文類
聚顧後廣州志類說參修

韓經增城人家於韓唐村蚤喪父與弟緯力田養母孝友
著聞母喪哀毀踰禮竭力治葬墓於葛峒山廬其側穴
壙以入哭撫母柩夜則宿柩下日則出於廬舍自爨素
食不進鹽酪凡三年然後歸室天感其孝一日風雨晝
暝飛錢數萬入其宅以贍不足由是家裕世稱韓孝子

家

用廣州志修

張道真連州人淳熙間割股療母疾疾愈郡守樓鐸上其事曰湟州爲郡僻在一隅介荆湘下流與峒夷雜處化理弛缺習俗澆訛或健訟以作孽或德色而諄語者有之或鬪狠以射利或相挺而爲亂者有之長牧之禁革雖勤而不令之風漸至於日殊性分之冥頑旣固而教牖之道有難於恥格矧夫秉靈從善不戒以孚苟無所勸其能政乎伏見州東門外民人張道真稟性惇慤不習詩書至孝夙成有異恆品自幼喪父躬耕養母五六齡時母衣以采色卽泣謂曰向遭父荼毒旣以素矣何爲服此及母遇疾日侍左右不暇沐櫛蟣蝨遍體血淚

盈皆禱於鬼神不效求藥以療之又不效或教以陳藏
器本草人肉能已病者道真慨然引刀剖股爲羹以進
羹纔入口母病如失萬目睽睽歎以爲難病創藉臥流
血露筋天使從天門來持籙文符使道真吞之甫寤創
已合矣非誠孝格天其何以臻茲夫篤孝本乎因心明
倫所以成俗州民感道真之事爲父母者莫不欲得之
以爲子爲子者莫不欲師之以事其親而凡爲人者莫
不欲道真之行在其身也其有關於風教甚大糾諸耆
老鄰里同然一詞請旌之以爲激勸制曰可遂於其宅
里建孝感坊

用涇川
志修

阮與子香山人天性純篤頗讀書通大義事父母盡色養

唯謹德祐二年丙子五月父元輔病劇與子旦夕稽顙
北辰願以身代而病不愈迺籲天懇禱開脇割肝取一
鬻以療病病爲之瘥鄉人異之以其事達於有司經略
使徐直諒賚以二帛號所居爲孝行坊將以上聞會師
旅不果居五年父歿哀毀踰禮

用香山志修

陳韶孫番禺人父劉以罪流肇州韶孫年十歲不忍父遠
朝夕號泣願從父不能絕遂與俱往跋涉萬里不憚勞
苦道過遼陽平章塔出見而憫焉語之曰天子寬仁罰
弗及嗣邊地苦寒非汝所堪吾返汝故鄉汝願之乎韶
孫曰旣不能以身代父當死生以之歸非所願也塔出
驚異以錢賞之大德六年父死韶孫哀慟見者爲之泣

下肇州萬戶府以聞命遣還鄉里仍旌異之

用元史五倫書廣州

志參修

單仲升增城人父喪與兄同居養母至孝元至大戊申母鄭氏卒葬於藍山之原蔬食水飲不事家業廬於墓所三年服滿始還鄉里稱其孝

缺

梁孟祥者南海之龍頭堡人也性至孝四歲時父以吏事長流口北爲百姓攜孟祥出牆屏之下語之曰吾遠行恐無還期兒別我矣其父果不還孟祥自後歲時拜於牆屏下拜則泣終身無不然歲久牆污壞人令毀之孟祥不肯曰是猶彷彿見吾親也年甫壯喪妻不更娶終其身

用順德志修

梁惠生者東莞之峨船澳人洪武初其兄惠養得重罪當

解京就刑惠生留之曰兄承宗祀弟請代死遂從械繫

至京師刑於市義士莫不傷之爲詩文以弔

用東莞志修

譚漢順德人性訐直而篤孝父母伯叔俱早喪唯叔母蕭

在漢年踰四旬率婦與弟事之如所生歷三世餘子孫

克承其訓一門四十餘口同居共爨庭無閒言

用廣州志修

孝友外傳

李陶交趾人母終居墓側躬自治墓不受隣人助羣烏銜

塊助之成墳陶漢人也是時廣州未建屬交趾刺史或

有傳陶卽南海人者余不敢劇信故附於此

用藝文類聚太平御

覽參修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八

廣州人物傳卷第十九

嶺南遺書

香山黃佐才伯撰

卓行

漢郡主簿尹公牙

吳日南太守黃公蓋

南宋伏波將軍周公靈甫

宋縣主簿林公脩

宋將作主簿劉公富

宋贈太尉廖公金鳳

宋權工部侍郎馬公南寶

元訓導周公脩

參政彭公

森

伴讀湯公

有容

刑部主事金公

誠

君子爲學莫先於修行行之在人猶室之有楹棟也車之有輪也禾黍之有根也有則立否則墮有則安否則危有則生否則萎修之而賢全之而聖失之而小人禽犢同歸古人所以乾乾匪懈羈貫終乎皓首者修是而已詩曰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能進德之謂也是故立朝焉忠在家焉孝事長焉弟交友焉信睦姻收族焉義和萃乎中輝光乎外行足範也勲足書也言足傳也位不三旌而貴廩不及梯而富不文繡之衷軒懸

之設而人悅樂之其窮也猶其達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一或有虧其能見於世乎譬諸橈棟之室其能立乎脫輓之車其能安乎拔苗而溪其田其能有秋乎是故君子旦旦而修之寸寸而累之事事而謹之然後其行成也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也昔之言絕德者舜以孝禹以功皐陶以謨歷選前哲惟空谷之登音而已記曰中庸不可能也其諸前哲也夫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其余之意也夫嗚呼律孝以舜天下無純子矣律功以禹天下無完臣矣律言以皐陶天下無嘉猷矣傳不云乎律已則以繩度人當用柅作卓行傳

尹牙字猛德廣州人家寓合浦仕爲郡主簿太守南陽終
寵到官三年哀形於色未嘗啓笑牙造膝請曰伏見明
府四節悲歎有慘戚之思者何也寵曰父爲張大尉所
害重仇未報是以長愧耳牙乃爲傭僕服自貶爲人役
至宛陵與張校園交通竭節於張伺其間隙出入三年
乃先醉張左右近侍以夜解縱諸馬令之亂駭張果出
問其故牙因手刃之持其首而還事聞天子義之而不
罪君子曰周官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和難
父之讎辟諸海外君之讎視父未聞代人復讎如牙者
也豈以太守視君歟此義苟行則荆聶之徒交踵矣

用太

黃蓋南海人吳孫權時爲日南太守日南連年反叛頑不可治蓋思所懲之下車以供設不豐呼主簿前數其罪撾殺之一郡大聞蓋卽出避討之乃定自是稍知上下之分斂手遵法矣君子曰蓋之疾惡正矣其如疾之已甚何哉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莫如禮禮達而分定矣刑焉攸用嗚呼欲草之茂則勿獵欲水之清則勿涉欲民之善則勿殺

用太平御覽三國志參修

周靈甫增城人有膂力善武藝頗忼慷知大義家素以財稱長雄有家兵部曲萬餘人魯國孔默之刺廣州時雅愛之其子熙先有雋才復善靈甫元嘉中熙先攜靈甫至建康薦之得官累遷伏波將軍後熙先謀立彭城王

義康以錢六十萬使靈甫於廣州合兵靈甫知諫不從
乃長往不返熙先尋就擒靈甫聞知縱酒憤歎盡散所
與錢以賙貧者而謂人曰負人之託不信敗人之事不
忠失忠與信吾覩然人矣遂扼腕而死君子曰責善朋
友道也知不可諫懼疏也雖然曷若不受合兵之貲之
爲當哉靈甫之死於是傷勇矣

用藝文類聚南
史范曄傳參修

林修南海人輕財好施造淨慧寺千佛塔者其人也元祐
初調官京師授鳳翔府寶雞縣主簿時司馬溫公書儀
及居家雜儀未刊行修手錄以歸守爲家法修之孫曰
師仲曰遜曰遠皆好學循禮山谷黃庭堅謫居涪州師
仲往謁之山谷勉其教子讀書一帖曰質夫兒已十七

歲正是與擇師友時人家有賓客動輒費數千乃不能捐二百千奉其師友不可謂善計者也後其家慕山谷之言創義齋延賢師以教子弟及諸生隆興初有由此登第者質夫師仲字也遜遠居母喪一遵禮制侍郎胡銓作素冠說以貽之其說曰素冠之詩刺不能三年喪也首章言庶見素冠三章言素韠說詩者曰素冠練冠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此練冠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衣亦既練之衣上二章同思既練之人也素韠大祥祭服之韠卒章思大祥之人也按喪服斬衰裳經不言韠檀弓說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緇緣腰經繩屨角填鹿裘亦不言有韠則喪服始終皆無韠惟大祥祭

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禮韠從裳色喪服小
記除成喪者其制也朝服縞冠緇衣素韠士冠禮亦云
朝服素韠謂素韠爲大祥之祭服是矣謂素冠素衣爲
練服恐非也檀弓云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註
云哀素言哀痛無飾凡物無色曰素史言漢高祖爲義
帝發喪兵皆縞素然則素冠止爲喪服哀痛無飾爾不
必十三月練服乃爲素也作詩者以時人不能行斬齊
之服故上二章思見素冠素衣哀素之服又以時人縱
有哀素之服未必能終大祥之祭也故卒章思見祥祭
之韠事之次也難者曰若如所說則初喪已無素冠是
全不爲服雖期亦不能行不得云不能三年夫不能三

年者謂三年將終少日月耳易曰古者喪期無數堯崩
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於是始有三年之制春秋書十二
月天王崩乙未楚子卒乙未距甲寅四十二日則閏月
明矣而不書閏是三年之數雖閏不數故知不能三年
者謂三年將終少日月耳豈可謂全無哀素之人哉余
曰不然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是詩之作謂喪莫大於三
年人猶不知餘可知矣非必謂當時之行喪者將終三
年但少日月也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
不云期與大功而云小功總者舉至輕而明至重也詩
人思兒素冠不云不能總小功而云不能三年者舉至
重而包至輕也明乎孟子之說可與言詩矣漳人陳君

爲余言廣有林氏昆弟二人居母喪有志乎古懼其志之弗堅求余言以繼之余爲說素冠之詩以前二章作其哀素之心卒章勉其終之而勿怠也林氏伯仲賢乎哉伯曰遜字復之仲曰遠字思之今林氏家藏教子帖及素冠說尙存君子曰林修守溫公法而其諸孫興於禮義弓冶之子學爲箕裘信矣獨其捐財修塔與不用浮屠之說若相悖然語曰瑜不掩瑕修之謂歟

用廣州志修

劉富南海人仕試將作監主簿熙寧元年知廣州張田徙郡學於國慶寺之東未及營造田卒富納貲獻材戮力以自效殿堂廊序次第將完轉運使陳安道以爲卑狹而止之繼田任者程師孟蔣之奇發官資庀成之富

復以負郭之田揔其直與費爲錢五十萬資於學懷化將軍辛押陀羅者蕃酋也聞風興起亦捐資以完齋宇且售田以增之復置別舍以來蕃俗子弟之願學者費舍之成廩食之備富之功居多宋末校書郎東莞黎友龍者亦捐資修邑學近宏治間建匡山全節廟大忠祠新會義民趙思仁助錢二百千皆可謂見義勇爲者矣君子曰浮屠老氏之宮金碧晶如門廡翼如見而膜拜望而俯趨少或頽毀爭捐施以求福田利益而吾夫子文廟蓋有鞠莽蔬穴狐兔者矣任政教者視辛懷化能無泚其頽乎劉富之用財蓋賢於林修遠甚彼競錐刀以自私而事修拾剝膏脂以自肥而忽風化皆富之罪

人也

用廣州志修

廖金鳳增城人居鄉能賙窮恤匱宋端平間廣州軍變招集義兵守護縣治事平有司以聞朝廷將官之而金鳳已卒乃贈太尉太尉官最尊而金鳳得贈蓋傳疑之最不可曉者君子曰保障死綏有官守者之責也上惟鰥官故下有仗義者正統己巳劇賊圍廣州城三司登城相向涕泣而已李德彰守龍江唐璧爲佛山民畫策而賊不敢近父老至今猶能道之其亦廖太尉之儔哉

用廣

州志修

馬南寶香山人家饒於財而能好義宋幼主狩廣時南寶獻粟萬石召拜權工部侍郎景炎二年帝崩於碭洲卜

葬厓山寓梓宮於南寶家南寶募人爲疑塚於壽星塘者五處其實永福陵在厓山也宋亡悲憤不食者數日爲詩有目擊厓門天地改寸心難與夜潮消之句識其志者哀之君子曰元初世祖使楊髡發會稽諸陵而真龍蛻故在義士唐珏之力也馬南寶之志不下唐珏鳴

呼賢矣哉

用廣州志黃經所撰馬南寶傳參修

周脩字望舒新會人謙恭循禮博通經史旣冠邑令聞其賢辟爲邑庠訓導脩素剛直疾惡如讎值元季亂雖名門亦虧名節而陷於惡逆脩每移書誚讓詞語峭直賊帥黃斌見而大怒使人生致之時諸生之在門者咸相與圖畫營救脩不與曰死生命也安能屈辱於人以求

活邪及擁至賊前閉目不爲禮高聲以犬彘叱之遂遇害至死罵不絕口時太常卿余觀國持節招撫江南聞而賢之目爲義士云君子曰脩之死不得其是也苟挾已相佐而陷於賊營死可也脩度賊果能用已之言而改行乎遺書以責之自經於溝瀆而已矣脩能閉閣高臥不與相聞問何至自取死哉

用新會志修

彭森字伯森南海人少孤貧以俊材被選爲郡諸生所服襴衫破缺以紙紉而補之有司見而憫焉爲給燈油飲食使力學森以是得肆力於書援筆輒萬言皆中規矧永樂甲午鄉舉第一明年登進士授山西道監察御史陟福建參政始末第時聘同里女蓋卑賤人也及得解

其家以窶辭親戚復以女貌陋止之森不可竟成婚恩
愛甚篤生子皆賢而有文有舉於鄉者君子曰婚姻之
禮以嗣萬世也非以論財也男女之居室以正家也非
以漁色也近世鄉俗粧奩奢僭王侯不如色衰愛弛脫
輶召咎皆森之罪人也森有文藝獨居官無聞焉論其
夫婦大倫則今之庭式語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用友
琴文

集
修

湯有容名載行其字新會人少年能文章勇於爲義不擇
利害爲趨舍時輩多推服之洪武丙子舉於鄉會試中
乙榜任廣西恭城教諭又歷興安聞其兄死卽日疏其
情上聞棄官養母者七年母謂之曰君恩未報久而不

去恐有罪吾有諸孫可矣於是有容復官於容縣時舉縣大疫世謂疫能染人人莫敢出雖縣門無行者知縣彭清中其病熒然一身自分必死有容日令家人具湯粥而自節宜之晝夜不離其側清得不死時人以爲難皆曰有容今之庾袞也或曰庾袞處兄弟有容處朋友兄弟與朋友親疏固有閒尤爲難焉終唐府伴讀君子曰死生亦大矣所欲有甚於生者乎所惡有甚於死者乎有容不利其生而利令之生非有爲而爲也而世或以私心窺之過矣

用新會志修

金誠字誠之番禺人尺籍繫廣州右衛讀書社學掌衛指揮曰麻張者最無賴人也遇諸塗繫之詬曰爾軍餘也

乃敢爾效儒生邪褫其衣使薙草烈日中少怠則撻之
誠泣曰讀書以求顯揚今日虧體辱親甚矣張怒逮其
父窘辱之父子相視不敢言予張數金乃得免永樂丁
酉誠領解明年登進士授工部主事尋轉刑部會張行
兇奪人財逮至京師有旨命誠鞠之張望見誠一步九
頓首誠笑而迎之言於堂官釋其罪張造謝誠執禮如
平時張感泣歸以女妻誠子云誠性易直不事表暴嘗
侍文皇帝北巡同行者視其舉動朝夕未嘗失尺寸蓋
敦樸人也正統初以疾乞歸杜跡公門怡情山水所作
詩文皆純雅有集行於時君子曰吾嘗怪夫人之好怨
也染指笑眇動成干矛又嘗怪夫人之好報也睚眦不

忘而一飯以爲德雖然小怨忘之苟有大故絕之可也
不然以直報之亦其常也張之辱誠及其親矣以德報
怨無乃非直乎嗟乎其視世之淺丈夫何如也故吾於

誠有取焉

用廣州志修